

第八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 海棠依旧

王 颖

(文法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6 级)

—

这是面朝大海的一条街，丰满而飘忽的各种气味在路两边的雕花骑楼所投下的斜斜阴影里糅合，而后蔓延开去。蒸竹筒饭的青色甜糯，炭烟袅袅；初绽玉兰的洁白芬芳，暗自浮动；成熟木瓜的馥郁夹杂在从茶铺漫出的悠悠茶香里，胭脂店里不经意逸出的脂粉香隐含着少女般羞涩的甜蜜。这些所有，再混合着滚烫的石砖马路所蒸腾出的各色各样的汗水味道，一起溶进永远带着咸腥海味的空气里。

热带夏天的对流雨就要来临，椰子树低垂着的叶子纹丝不动。阳光过于暴烈，一只苍蝇趴在缺了口的瓷茶杯沿上打盹。黄包车夫们也都相互挨着头或者肩，昏昏睡去。兜卖白玉兰的小姑娘靠着骑楼的廊柱，懵懂着眼，头歪到一边，并未察觉怀中的竹筐已经倾斜，几颗花骨朵滚落到地上的污泥里。

唯有不知疲顿的幼童，赤条着身体，互相推搡着，彼此嬉笑着，从一个歪斜的格子跳进另一个歪斜的格子。他们清澈而烂漫的笑声，是这个粘稠的午后少有的清醒。月棠细碎而急促的步子，这个即将大雨的时分，踩着游戏中幼童们纷纷落地的欢笑，走进。

月棠一头漆黑头发，齐齐的刘海垂在额前，映得瞳仁明亮。淡蓝色布衫，浆洗得笔直，没有一道褶皱，没有透出一丁点陈旧的气息。黑褶裙，白筒袜。她远看上去，和学堂里一般的女学生们，并无不同。只是略显稀疏的眉间，隐隐透出一股不同的气质，如男子般的刚硬。

月棠急急从学校赶回，匆匆请了假。若是在往常，她会在黄昏时分，拎着父亲从南洋带回黑皮包，一路买了弟妹爱吃的蒸竹筒饭，母亲喜欢的白玉兰，才欢欢喜喜走进家门。而今日，并不是寻常。饱蘸着丰沛雨水的积雨云后面，也正悄悄在酝酿着一场潜逃。追捕，将在雨水完全蒸发后的黑夜降临。

## 二

少女的光洁的手轻轻推开百乐堂沉重的榉木红漆旋转门，谑趣的萨克斯风爵士乐瞬间闯入耳蜗，不由分说。烟草味道和各式香水气味混合，萦萦地缭绕出迷醉的歌舞升平。

肩章闪耀的上尉微笑牵动着眼角，趋向前，伸手欲接过少女手中的黑皮书包。少女却只是短促地笑笑，而后一闪身，只余他戴着美国金表的手臂僵硬地滞在半空。

少女越过摇摆着的舞池，威士忌毫无顾忌的酒气沾上她的裙角，平日里相好的女伴堆着笑要上前搭讪，她都视若无睹，踩着重重的步子，兀自跑上楼去。

少女名唤月棠，终年生意兴旺的百乐堂黄老板的长女，笑眼如弯月，绛唇若海棠。就是不论身家丰厚，仅凭这分姿色也足以享有众多爱慕者的频频殷勤。而月棠却总是蓝衫黑裙，只作平常女学生装扮，云鬓、香粉、织缎或是锦袍素难在她身上寻见。

月棠的母亲总是叹惜，好端端一个女儿家，兀自白费了如花年华。总是看些莫名的书册，怎么劝都不愿做出一个闺秀名媛的姿态，去应酬，去游刃。

黄老板倒是满怀宠爱地让月棠独处自如。虽然偶尔也隐隐感觉到，随着月棠日渐成人，她骨子里的坚毅和不羁日显激烈。有时在她书桌上看到的古怪书册，如《新青年》、《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都密密麻麻地用整齐的小楷在页眉、页脚写下了读书笔记。做父亲的也只是翻翻，心中掠过一丝不解，却也没有太在意。心想，或许今日学堂里的女学生都时兴看些这样的读物，月棠不过是女儿家，纵是再折腾也不至出格。当初把她送入新式学堂，本也是想让她多接触些新思想，多增长些眼界，而不只是像许多面目模糊的传统女子，靠着刺绣女工就潦草将芳华打发。

总是有的种子天生暗藏着沉厚的力量，如若得到适宜的土壤，又汲取到足够的养分，长成参天大树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月棠明白，她注定只能是辜负了父亲的培养，违逆了母亲的心愿。

她一回家就直奔闺房，尽力平息急促的呼吸，尽力沉住纷乱的思路，忙乱只会让人更迅速地坠向灭绝。窗台上的海棠正是盛放，鲜鲜的红。不知这若在皎洁月色中看来，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只是，来不及等待这份美好了。月棠收拾着桌上散落的书和信札，咬着嘴唇，切切地想。

忽然一阵惊雷，大雨终于倾盆泻下。清莹的雨水重重砸到炙热的地面，升腾出隐隐的白气。骤然而至的雨点，敲击在开满海棠的窗台，声声沉，仿佛在急急地催促。

要快，要快，启白也许已在约好的地方等。

要快，要快！被泄露的秘密也许已被获悉。

要快！要快！要在雨停之前逃离！

要快，要快，要快，月棠不断催促着自己，尽力沉住气息仔细检查是否有遗落。她没有发现，一串眼泪正悄悄爬出眼眶。

### 三

午后的大雨肆意洗刷着街道。黄包车夫们早已躲进骑楼屋檐，睡意被清凉的水汽驱散，闲闲扯着家常，像是女人一般。百乐堂门前的人聚集最多，在这里在总是能拉到最多又最阔气的客人。

百乐堂占据着大街的最中心地段，少有的五层楼高，矜傲地俯视着周围低矮而面目贫乏的建筑。取名百乐堂，显然是对大上海鼎鼎有名百乐门的模仿，显然是又一个放任纸醉金迷的欢场。老板姓黄，早年在南洋经营着大片种植园，回到家乡又买下这幢高楼，最底两层即是百乐门，楼上三层仅供自家人的起居生活所用。

黄老板算是埠上商人的异类，虽说不少人也都下过南洋，却似总不如他见多识广。前些时日还在百乐堂二层办起一个甚么沙龙，说是有众多文人定期前去，其中留过洋的文人还占多数。后来不知生了什么变故，沙龙被当局停办了。所幸这并未影响百乐堂的生意继续兴隆。

英俊的军官，倜傥的少爷，柔媚的女子，总是很愿意在百乐堂里打发掉一寸又一寸的时光。认真装扮好自己，来到这里，摆出优雅的姿态地等待一场艳遇，似是他们生活里一件重要的事情。

雨声密密匝匝地敲打着百乐堂被精心粉刷过雕花墙面，欢闹的音乐渐灭，萨克斯风手停下歇息，钢琴师修长的手掀开琴盖，等待搭档的小提琴手调好和弦。百乐堂正准备好好呼吸这阵难得的安静，却只听得一声清冽的破碎，是楼上什么人把东西摔了罢。

“老爷！快来！”是黄太太的声音，每一个音节都在抑制不住的颤抖。

然后听见急急的脚步声，大步流星地迈步，想必是黄老板赶过去了罢。

## 四

月棠换下蓝衫黑裙，从衣箱里取出一件织锦缎旗袍。亮蓝色底子，朵朵艳红海棠盛绽，枝叶纠缠。是去年母亲送的生日礼物，专门到瑞蚨祥裁的最新款式，除却生日会那晚，一直没有再穿，绸缎被压得失去了光泽。

月棠换上及膝的旗袍，细细扣好每一个菊花盘扣，心想，打扮成这般妖娆模样，应能被当作没有威胁的淑媛，从而逃离野兽的眼，最终安全出城。

暗红色花梨木的大书桌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只有一封信郑重地被摆放在正中。几瓣海棠被大雨摧落，残残地躺在窗台。月棠望向窗外，那是一片海，那是自己观望了十数年的大海。

很小，父亲对自己说，每个人，都应该尽力寻得属于自己的那片海。若找着，便应纵身畅游其中，这是生之所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寻到自己那片海的所在。而今，月棠寻得了，女儿便要去纵身其中了。这是月棠写在信里的一段话，黑色的墨水洇透了薄薄的信笺。

月棠轻轻换上不常穿的细高根鞋，轻轻旋开镶金的门把手，轻轻再看一眼窗台上怒放的红海棠，然后轻轻地转身，带着重重的决绝。

在通向后院小门的路上，月棠突然有些懊悔，刚才应该给弟妹

多买几份竹筒饭的，还有母亲爱的白玉兰。自己这一走，怕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再回来了罢。

母亲还在灶间盯着李妈炖冰糖银耳，自己打小就很爱吃的消暑炖品。这，怕也是要很长时间都吃不得了罢。

## 五

月棠跨出后院栅门，才撑开绛红色油纸伞，发现雨点已经稀稀拉拉地小了下来。

百乐堂里的萨克斯风曲子还没有停歇，隐隐的透过厚墙传出来。月棠急急前行，决然地把欢闹的堂屋抛在身后。忽然她想起季兰，带给她第一本《新青年》的季兰，萨克斯风吹得不逊于百乐堂乐手的季兰，总是亲切地唤她棠妹妹的季兰。清明时，月棠还曾和启白一同前去季家墓园祭拜，两人亲手在坟前栽下一株季兰心爱的兰花草。

月棠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是旗袍太短，还是雨后的空气太过清凉？

关于季兰死亡的真相，城中许多人都仍琢磨不透。月棠和启白自是晓得的，但也从未谈起，这似是他们的禁忌。坚持着不去直面，才能始终提着一口气。有的真相，残忍得足以让人丧失掉一直坚守着的东西。况且，月棠和启白，再怎么下定了决心，也仍只是未更事的孩子。

启白此刻应该已经等在东门集市，要快些赶过去。月棠告诉自己，她怎能允许自己在这个时候心生退意。

月棠没有喊黄包车，本也不是太远的路程。附近黄包车夫常年蹲点，看着月棠进进出出这许多年，多半还是能把乔装后的自己认

出。

孩童们的游戏并没有因为下雨而停歇，童真的笑声在被洗净的空气里反而更显清脆。月棠踩着细细的高跟鞋，笃笃笃笃，经过揉着惺忪睡眼的买玉兰花的小姑娘，笃笃笃笃，是要为她驱走困倦吗？月棠撑着海棠般的油纸伞，红红红红，经过连连打哈欠的兜卖竹筒饭的大婶，红红红红，是要让她眼前为之一亮吗？

花香，饭香，茶香，瓜果香，脂粉香，混合着开始西斜的阳光中的尘埃，弥漫成一层纱衣，轻轻笼在月棠身上，罩着她前行，向着正等着她的启白前行。

## 六

雨已经停了。只余几串雨滴攀悬在屋檐。海棠柔软的花瓣静静躺着上几滴水珠，楚楚似眼泪。

楼下的音乐换成钢琴和小提琴的合奏，是忧伤的布鲁斯。难道乐手们也知道了这个秘密吗？

冰糖银耳洒了一地，粘稠的液体像水银，破碎而亡。几块陶瓷碎片的边缘闪着暗暗的光，即使碎裂，也不失锋利。

黄老板读完纸上最后一个字，只觉一阵眩晕，薄薄两页信笺却似千金重，他使出全力才紧紧攥住。终于还是发生了，他一直以来隐隐担心的事情。

窗外不远处就是海，似乎还能看见阳光碎落在浪尖。月棠说要去纵身的海，必是和这片宁静海域有着全然不同的景象。

“快！我们去找她，要把这个傻孩子拦下来！”黄老板终于能缓过神来，迅速张口对身边已经落下眼泪的黄太太说。

“让家里的人全都去，让百乐堂的伙计也都去！”黄老板又急

急地加了一句。不等黄太太点头，他又马上改口，“不行！不能这么大动干戈的。这样不就是自曝其身吗？”

黄太太抹去眼泪，应道，“暖暖，我们叫上李妈和阿忠还有老王一块去就好。”

正要转身出门去布置，百乐堂经理老王就忽地推门而入。“老爷，太太！不好啦！有巡捕房的上门来啦！说是要找大小姐……”

老王的话音未落，黄太太只觉得眼前一黑，便沉沉的倒了下去。

“你扶着太太，我下去看看。”黄老板也顾不得照看夫人，交待了老王一句，只身下楼去。

## 七

东门也是一处热闹集市所在。贩卖各种杂货的小摊挤挤挨挨，说书的、杂耍的、搭起小台子唱戏的也都各得其所。平日里，妇人领着自家孩子到此地来总是要特别小心，孩子被拥挤的人流冲散是太常有的事。

一袭锦衣的月棠收起红伞，只觉得今日的东门怎么不似往日的喧闹。总爱系着藏青色围巾的说书先生不见了，总是层层围着几圈人的小戏台也不见了，杂耍班的几个人只顾着低头收拾散落一地的物什，神情寥落而紧张。货摊后的小贩和顾客似乎也不是在作买卖，都凑成一团在低声说着些什么。

月棠身处在这不寻常的气氛中，不觉也收紧了神经。启白一定等在那里，月棠在心里定定地告诉自己，只得更加快脚步走向西南角的墨香书社。

眼看墨香书社就在眼前，却不见启白身影。月棠心底一沉，紧紧抿着唇，书社两扇紫檀木门重重地紧闭着！“启白……”颤抖着



的声音从月棠的喉咙滑出，她伸手拉起铜环，正要拍门。

木门却咿呀一声自个开了。是书社老板。他低垂着头，口中念叨着“晦气啊，晦气……”

发现月棠在门外，他叹息着说，“姑娘，我们今天关门啦，你明日再来罢。”

月棠心中似有一群乌鸦，盘旋着，发出一阵一阵不详的凄号。

“老板，今日，怎么不开门迎客？”月棠努力使语气平复。

“晦气啊，晦气……”老板仍是沉着脸，不愿多说。

心中的那群乌鸦扑棱着翅膀，已经摆好准备俯冲的架势。

“那，老板可见有位年轻男子在你店门口等人？”月棠再怎么努力，也掩不住字字透出的焦急。

“噫！”老板压抑的怒火突然蹭地窜起来。“年轻男子，年轻男子，都是他招来的晦气！时下的年轻人，怎么就爱和政府对着干！”说着，转身重重地扣上锁，再转身，迈着大步走开。

心中的乌鸦寻见了尸体，凄号着，低低地压将下去。

月棠再是怎么自欺，听完老板的话，也都大体明白了。年初，亲眼看着季兰在自己面前被黑色大盖帽的巡捕粗暴地拽走，其时，她就隐然料到了这一天。

此刻，她的心里只盘旋着三个字：巡捕房。

无论如何，她要见到启白，即使是在监牢。

月棠踩着空乏虚浮的步子，纤细的腰肢无力晃着，眼看就要坠落。她尽力撑着自己的身子，她要它走向巡捕房，她要它走向有启白的方向，她要它走向和将与启白共赴的刑场。

突然，半途伸出的一只大手拦住了她的去路。月棠的眼神循着藏青色的围巾向上看，是说书先生！

“姑娘，他走的时候给你留下口信。”他压低嗓子说。

月棠满眼的惊诧都要泻出来，她说不出话，只能直直地看着说书先生，等他继续说下去。

“他对着天空大声唱了一段词，我想那是唱给你听的。”说书先生看一眼月棠，确定她不会离去，才说道：“‘远方有梧桐，纵然凤独逝，凰应复趋之，自珍勿自弃。’他反反复复的唱，反反复复啊。”

“凰应复趋之，自珍勿自弃。”说书先生又重复了最后两句。

月棠的眼神一下子就涣散了。

启白，果然，走了。

剩下的路，交由她，独自前行。

月棠的身体像突然被抽离了骨骼，一下子就瘫软倾斜，沉沉地倚在骑楼的廊柱上。

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了起来，失真了，变形了。说书先生的藏青色围巾扭成一条青蛇，冰冷地爬上月棠失却了温度的额，嘶嘶地吐着信子，却哀伤地唱出“纵然凤独逝，凰应复趋之……”

月棠明白，这是启白的遗愿。而她，只能完成，不得辜负。

## 八

夜色浓，星月隐匿，迷雾罩海面。

一座偏僻的小港口，一叶陈旧的独桅帆船悄悄驶离。它将在次日中午抵达海安港。

一位蓝裙少女独坐船头，任嗖嗖的海风将长发卷起。艄公坐船尾，闲闲的抽着旱烟，任藏青色的围巾随烟飘扬。

## 九

海峡的另一端，海安港。人群熙熙攘攘，自顾自地买卖着刚上岸的水产。肥鲜的青蟹，粗壮的鳗鱼，活蹦的虾在不同的竹筐之间跃起，落下，跃起，又落下。

月棠强忍着一夜在波涛上摇摆带来的强烈不适，晕眩，轻呕。终于逃离，虽然只留她一人。启白与自己，已不在同一片陆地。

而月棠心里明白，即便是深深的海峡，也无法分离她和启白曾紧紧交缠的手指。远方的嘉木，月棠要带着嵌进心里的启白一同去寻。

月棠随口问身边一个渔妇，“打扰，去往广州要怎么走？”

## 十

写下这行字，灯油将尽。

广州的十月天，夜已微微凉如水。

今日要早些休息，邻近的中山大学，明日有周先生的一堂课。若是启白在，必定会去听，而自己也甚是喜欢他发在《新青年》上的所有文章。

常常想念那座热带的城，椰树的掩映下，全是南洋风情的小洋楼，刷着白色的墙，映着蓝色的海。还有每一条和启白牵手走过的雨后的街，历历在目。

所以栽了棵海棠在向南的窗前，精心料理，静心待她开花的那一日。那日走得匆忙，未能等及看到幽冷月色下的海棠花，这一直是心里的牵挂。

海棠依然红。

深夜里的灯，也一直亮着，至天明。  
而心中的那片海，和启白，一直在。